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九

左編

將類　開創

吳孫武子齊孫臏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惟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魏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

卯進亦是
兵法

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

減法以涓
勢與也

疑之始

伏兵之始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魏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

滴畬用色

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

縱難乎者
矣

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旣卒
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
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
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
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
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
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
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
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
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
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
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
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
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
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
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

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秦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

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斬李收司馬尚後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

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
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
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
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
方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
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
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
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
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

蕭何祖此

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

興吳起愛卒如子同

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人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

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巳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齊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兵斬寵臣以威

後期行非罪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軍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來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遂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

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書則已

然可見司馬法古書也

東漢馮異

馮異字公孫穎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弟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

語畢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明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渡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閒

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

有此謙讓可肯封請因宅自污下若至誠尚之別也

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閒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武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北狥燕趙，以魏郡河南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

此亦平平
服其誠信

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桐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來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

甚之力

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

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羣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

輩皆率衆降異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
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
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
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
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
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
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
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
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

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
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
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
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
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
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
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
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
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

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

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黄門賜以珍寳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廵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廵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忲小利遂欲深入若得

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因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

軍誥曰節侯

唐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瑰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

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衆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

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
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
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
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
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餘追奔至百里洲
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鎮江州總管蓋彥
舉以五州來降初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
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
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
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

前而取之

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慓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

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縗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禁止之諸將又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

先路彼為其主鬭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于都市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荆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率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戸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南阨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既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據

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授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掎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靖

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鬬今方恃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慧亮拔公祐擒矣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慧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雖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置東南道

行臺以靖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廼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大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大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衆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皆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

北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過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家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壘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

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校檢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

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甑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甑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旣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甑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

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問太原有異人能致吾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遂與入太原候之虬鬚見太宗心死招靖曰眞天子也亦須道兄見之某日復會於汾陽橋道士虬鬚客已在共謁之

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也虬鬚曰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此吾得志之秋也言訖吁嗟而去正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金宗翰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宗室羣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

宗翰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太祖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射柳晏羣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酬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肥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

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奚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遡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晋王敖魯斡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遯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

十里蒲察烏烈答赦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
幹宗峻繼至宗幹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
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已撫定西路
州縣郡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
宗翰希尹撻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
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宗翰駐軍雲
中太宗即位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
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絶燕山往來道路後
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
嘗與之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

乘送升部下亦自河北入

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撻懶石古乃精兵討都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常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未割

不聽宋割地維之以伐

上悉如所請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西京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朮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廸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盂縣復留銀朮可圍太原宗翰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姚古

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㧞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陁宋師皆潰宗翰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沒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宗翰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待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宗翰忌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宗翰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方戰為板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

援太原爲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于交城遇宗翰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勢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宗翰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幷力以擣雲中將宗翰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圍自可從後襲之孫傅走太梁而救韓皆此道也宗翰失意則宗望

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宗翰及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與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宗翰宗望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閼几室曰今河東巳得太原河北巳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宗望未有語宗翰怫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

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撒
將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
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宗望欣然稱善南征之
計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雖
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八月宗翰發自西
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等鶻
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丙子宗
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
荅等先以被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
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

會兵宋約畫河為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朮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等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䘏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者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諭

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將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調赴行在城遂陷婁室乘勝寇熙河秦州降轉寇涇原吳玠逆擊于青溪嶺上殊死鬬大敗之虜遂東走同華未幾婁室亦攻下延安府是時河東寇盜尚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

其書而不答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使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攻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并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隣事體重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畧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婆盧火監

戰平陜西、銀朮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州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離速烏林答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

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日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宗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大行由河陽度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遣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度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

西京留守孫昭遠南走爲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軍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氷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驤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燮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元大震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爲行在所命銀朮可急攻之范致虛與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敵皆死鬪汲戰沒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洲潁昌府

遷其民于河北京西州郡皆將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

左編

將類　開創

金宗弼

金太宗吳乞買即位天會元年宋宣和五年也

宗弼本名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問知遼帝獵鴛鴦濼宗望宗弼率百騎遂越盧勃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審得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尚未去可襲取引兵追敗之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

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
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
獲馬三十而還宗望死宗輔爲右副元帥狗地淄青
宋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
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
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
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
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
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
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

等追兵歸德城中乃絶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酈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當海迪虎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守江寧使阿魯補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漸江而西屢敗宋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

守此。吾豈能遽度哉、先使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州官守臣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

忠以舟師抗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答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

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緉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五緉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天會八年宗弼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三年宋經

興五年也金熙宗亶即位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瀋
王是年廢劉豫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
地割歸宋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
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
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撻
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
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撻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
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尚書省
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
入于宋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

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翰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撤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

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遂伐江南旣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敝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

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廼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衮冕圭寶珮璲玉册册康王爲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顚覆俾爾越在江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

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其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内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八年征蒙國死于道兀朮嘗有三策獻金主一則以汴京立徽宗欲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謚忠烈配享太宗廟庭

元木華黎

木華黎札剌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温窟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平蔑里吉征乃蠻部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擒水際橐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五騎相顧駭愕孔温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免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太祖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夜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裘氈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顧謂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

劉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爲誰曰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師有名矣辛未從伐金薄宣德遂克德興壬申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陣陷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進至滄河殭尸百里癸酉攻居庸關壁堅不得入遣別將闍別統兵趨紫荆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

辭出師亦有名

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濱棣諸
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並奏爲萬戶
甲戌從圍燕金主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
州盧琮以城降乙亥裨將蕭也先以計平定東京進
攻北京金守將銀青率衆二十萬拒花道逆戰敗之
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進軍逼
之其下殺銀青推寅答虎爲帥遂舉城降木華黎怒
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既降而
坑之後豈有降者乎從之奏寅答虎留守北京以吾
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遣高德玉劉蒲速窩兒招

諭與中府同知兀里卜不從殺蒲速斡兒德王走免
未幾吏民殺兀里卜推上豪石天應爲帥舉城降奏
爲興中尹兵馬都提控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殺節
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來降詔木華黎以鯨總北京
十提控兵從掇忽蘭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密察鯨
有反側意請以蕭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
復謀遁去監軍蕭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憤其
兄被誅據錦州叛署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木黎
華率蒙古不花等軍數萬討之州郡多殺致所署長
使降進逼紅羅山主將杜秀降奏爲錦州節度使而

予致脩與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先遣吾也而等攻溺石山諭之曰今若急攻賊必遣兵來援我斷其歸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東候之賊果遣鯨子東牟將騎兵八千步卒八萬援溺石蒙古不花引兵趨之馳報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于神水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馬步戰選善射者數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乃麾騎兵齊進大敗之斬東牟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拔開義縣進圍錦州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不可勝數圍守月餘致憤將校不戮力殺敗將

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廣寧劉珙懿州田
和尚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
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斬寇顏衆家奴咸平宣
撫蒲鮮等率衆十餘萬遁入海島丁丑八月詔封太
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劵黃金印曰子孫傳
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
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大行
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
斿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
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

城及益州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和嶺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遁以前鋒拓拔按察兒統蒙古軍鎮之拒金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之弟守忠權河東南路帥府事己卯以蕭特末兒等出雲朔攻降岢嵐火山軍以谷里夾打為元帥達魯花赤攻拔石温州擊絳州克之庚辰復由燕徇趙至蒲城武仙舉真定來降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史天倪進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弔民之意也木華黎曰善下令禁無

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田里。軍中肅然。吏民大悅。兵至滏陽。金邢州節度使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已亦下馬督戰。果大敗之。溺死者衆。進攻楚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塡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

拔之攻下單州圍東平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留梭魯忽禿以蒙古軍三千屯守之辛巳四月東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汴梭魯忽禿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忙古引數百騎遁去實入城建行省撫其民先是郡王帶孫攻洺不下至是遣石天應拔之五月還軍狐嶺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降以爲濟兗單三州都總管予綺衣玉帶勞之曰汝不憚跋涉數千里慕義而來尋嘗列奏賜汝高爵爾其勉之京東安撫使張琳來降以琳行山東東路益都

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鄭遵亦以衆鄉移縣降陞為完州以遵為節度使行元帥府事秋八月從駐青冢監國公主遣使來勞大饗將士由東勝渡河西夏國李王請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由雲中歷大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都元帥進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元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不花以騎三千覘之騎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以大軍銜枚齊進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兵望

見金兵即棄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北京權帥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木華黎責其不降厲聲答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金事至此有死而已木華黎義之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遂降坊州大饗士卒聞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畧使於是復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合丑統蒙古軍鎮石隰間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壬午秋七月令蒙古不花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覘山川險夷大兵道雲中攻

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拔晉陽義和寨進克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人于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裨將蒲察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降遷天祚于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靖貞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耶。且違君命得爲忠乎。冬十一月過晉至絳拔滎州胡瓶堡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以爲金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害我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

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咯剌拔都熙州田雄並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乃渡河拔同州下蒲城徑趍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擁兵二十萬固守不下乃分麾下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遣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東山東河北不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衆十餘萬伺大兵既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

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賊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民走中條先降元帥按察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復遣去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襲領其衆癸未春師還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三月渡河還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環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五十四厥後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

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武子索魯嗣

元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

之衆服曰眞宰輔也十二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
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
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
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
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于襄陽分軍爲
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术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
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濼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
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
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
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

城有所不攻

鐵纜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
備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將
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
將請曰郢城我之襟裾不取恐為後患伯顏曰攻城
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為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
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
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胄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
擒萬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次沙
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
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

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
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
餘悉屠之、次新城、令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
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
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犇還、乃令總管李庭攻
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
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
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
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
去、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

據要害、都統王逵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

出其所不意

兵決之今日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遥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血戰鵬飛敗走得船千餘艘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鬬散而復合者

數四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术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术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鄂州漢陽德安守將皆以城降留

[illegible]罪　　水戰

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荊湖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黃州蘄州皆降阿朮以舟師先趨江州宋兵部尚書呂師夔與知州遣人逆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興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斥遣之二月壬戌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

浙淮亦遂不得者屬

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伯顔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候秋再舉伯顔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奉御愛先

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主十一月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阿剌罕等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澉浦華亭伯顏及左丞相阿塔海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通走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師勇王安節等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砲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訔及通判陳炤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

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
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
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
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
害廉奉使等如欲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主
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
道也不必多言遣囊加歹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正
月進軍臨平鎮次皐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
同宗室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
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三十八關縣

三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曰奉陛下成算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初諸軍分三道而進董文炳居左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以城來附所過民不知兵得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為橫文炳命招討使王世強往降之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進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至招之再返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

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遂降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旣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値于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去伯顏引軍

洞其敵間而用之

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爲牲伯顏不可衆皆歎服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齎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有譖伯顏以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與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

偽退

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
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
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
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同請任之即還軍擊敗
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
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
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錄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庚子
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伐宋若將一人諸
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

功也

元阿术

阿术兀良氏都帥九良合台子也沉義有智畧臨陣敢決氣葢萬人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為前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世祖即位留典宿衛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畧地两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俘生口五萬軍還家兵邀襄樊間阿术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

兵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术過襄陽駐馬虎頭
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
五月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
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大霖雨漢水
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沿
岸林谷間阿术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飭
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殺
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教水
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求與國又
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湍灘俱敗走九年

二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朮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朮與元帥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朮追戰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略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朮伏兵道左佯北宋兵追之伏發

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里海
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久在
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卽
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
同伐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
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
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
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為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
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
朮卽奮槊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

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蔣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术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阿术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术進見南涯沙洲，即率衆趨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洲沙，急擊攀岸步鬬，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遂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术飛渡，大驚，引麾下兵

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邏堡盡得其軍實伯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巳未水陸並趨鄂漢焚其船三千艘烟焰張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朮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朮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朮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巳降州郡今復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二月

辛酉師次丁家洲遂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巳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朮挺身登舟手自持柁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為重四月阿朮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眞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造樓櫓戰具于瓜州漕粟于眞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敵軍夾河為陳阿朮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

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刑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朮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篷檣烟焰漲天宋兵既元乃宋將投碇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圌山獲黃白鷂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朮駐兵瓜

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朮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餽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通泰州又遣千戶察兒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朮牙兼

精兵旗幟畫雙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朮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阿朮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狥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非伐叛王

昔剌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剌霍州以疾卒
年五十四追封河南王

延陵顧季亨會通父較

人編類纂